

東
觀
奏
記

裴庭裕 撰

中
華
書
局

東觀奏記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唐宋叢書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稗海本漫滅唐宋本殘佚故據粵雅本排印

東觀奏記序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壽邸卽位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漸遠。慮聖蹟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撫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條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史館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歷。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歷。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歷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筆未就。非官曠職。無憑起凡例也。庭裕自爲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聞觀。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

東觀奏記卷上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既死，后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爲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卽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卽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爲憂，卽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卽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隕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旣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旣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追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于皞。

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皞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又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坐景陵，龍輅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唯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忠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開歲遂立爲相。時人咸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裕禮部尚書。德裕，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諡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歷中，仲方徵諫議大夫，德裕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普恩，德裕常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甯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尤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

知制誥蔣庭裕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荀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元爲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爲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相見□□□□□□溜青去京食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邠甯節度近於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音聲人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尙主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甯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姻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棧木小函子來扁鎖甚密謂敏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啓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荊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陳鐸銷憂閑靜話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示錯。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失名。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

惊曰：受相公恩，久思有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惊未之信。術士一日密於惊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惊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爲植於都下買宅，爲生之計無缺。馬植至闕，方知感惊，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惊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惊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惊懿安子堉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旨諭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珪^{庭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卽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尙書李珣爲檢校尙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珣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之一}。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爲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雁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材乎。擢拜禮部員外郎。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己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珣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召入內庭。珣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爲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

王涯等十一人亦族伏誅。人方服珪守正之祐。徵爲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珪與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成效。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將晏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爲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潁王卽位。貶昭州刺史。上卽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尙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諡貞穆。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堦後。左右前後無一人立。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閑語矣。自是詢問里閑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長憂卿。負笑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而汗流浹背。

李廓爲武甯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卽擢爲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檢點。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急歸宮。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十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

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卻。緘爲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中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已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馮緘笞收僕者。是笞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下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甯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明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卽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好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燧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已命中使頒施節。給事中蕭倣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燧宅卻喚使來。施節及燧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卻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贊有允宗之分。上初卽位。元贊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贊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贊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

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開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汪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至薄妻孥爲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謨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關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中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值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而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卻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小帛裹以賜諗諗父虔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尙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案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鸞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常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術士柴嶽明河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藉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諸子孫□□□□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剋師有傳受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遣之

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尙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寮。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街。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口就列。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復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爲康州叅軍。馳驛發遣。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瓊。納函之朝。有期國恤。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中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爲復仍舊。上意左右黨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尙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入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歷日付瑑。令於下句擇一吉日。瑑不喻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卽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爲相。祕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爲蔣係鳳翔從事。湜卽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湜。旣入相。深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上酌萬一。瑑曰。王夷甫當衰晉之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酌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爲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環。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環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

上問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鉞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展上題此四句。鉞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真曹確令繼和。真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湘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章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真以容藻清新取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爲浙西觀察使。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兆尹。鋤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挺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爲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章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尙有羨緡卻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焉。

章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章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租。頃刻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上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覆盡繼經營與學雄文例捨於真才寒素增年矯日盡取於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英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其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爲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叔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蓋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聖跡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即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賜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

牛藁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藁自司勳員外爲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

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幸臣以前事爲懲否。藁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幸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卿紫。藁退。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爲服。別有進止。上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詢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綬。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常。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章澳。盡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與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卽采十道四蕃志博。更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爽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展上大書君爽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醴泉。宰執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爽。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爽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枝議識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叅軍。制下。景初謁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

京兆府叅軍盧甚。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尹遣巡官驛。左補闕崔瑄婚姻遇。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爲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旣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卽告於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貶嶺外佐。人臣無不感悅。司農卿韋塵。夜令術士爲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永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九。流天德。乾祐竄嶺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間隔。惟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勅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皋。以貪穢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穢

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跡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宗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尙書楊漢公。前任荊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祕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嘲。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裔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卽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僚。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裔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裔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爲子孫。尤須慎擇牧守。漢公在荊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變色而迴馬。翌日。裔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副使苗

名與庭密家諱同

責同子嚴不避馬。擒至。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

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紹福之詞也。苗自此爲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轅。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進於忠節。刑部尙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卽冤屈爲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脩省。貞元元和以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皋。柳公綽。柳仲郢爲首稱。一旦子稱不孝。簪組歎之。